

新 中 學 文 庫

美 國 史 略

訥康王
文麥育
斯格伊
著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美國文化叢書

美國史略

Allan Nevins

Henry Steele Commager

原著

王育伊譯述

國立北平圖書館主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初版

◆(98.62 滬報紙)

美國文
美 國 史 略 一 冊

The Pocke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定價 國幣 柒 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主 編 者	譯 述 者	原 著 者
商務印書館	各地印刷廠	商務印書館	朱經農	王育伊	Allan Nevins Henry Steele Commager
			上海河南中路	國立北平圖書館	

原序

美國從暗昧出現於歷史，只是約四世紀前的事。它是最新的大國，但它在多方面上是最有趣味的。它的有趣味，因為它的歷史扼要重述種族歷史，插入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它的有趣味，因為那些形成現代世界的歷史大力量大因素——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外來移民、工業制度、科學、宗教、民主、自由——多數在美國表現過；因為這些力量在社會上的衝擊力，顯示在美國歷史上的，比較在其它國家歷史上的更清楚。它的有趣味，因為它雖然是少年，它今天是最老的共和國，最老的民主政體，並且生存於世界上最老的成文憲法之下。它的有趣味，因為它的人民自始就已自覺有一個特殊的命運，因為人類的希望和抱負已堅附在它身上，因為它能完成那命運，能證實那些希望為正當。

美國故事是個舊文明在一個荒野環境上衝擊的故事。美國已經跳過初期六千年歷史，雄壯且成熟的出現於歷史舞臺上，因為最初的殖民不是原始的而是文明的人，他們移植已有若干世紀的一個文明到這裏。可是新世界並不只是舊世界的一個擴充。它是最早殖民所預期與它的創建先進所計劃的歷史上的新東西。因為未開闢的荒野，面對大西洋到露有曙光的太平洋的開拓者，深深的改變了遺傳的制度，民族種族的混合改變了遺傳的文明。美國成為從來着手民族混合、宗教自由、社會平等、經濟機會、和政治民主的最有希望的實驗。

歐洲史家和旅行家，很容易的承認美國人民的實質上美德，久已堅持說美國歷史平凡無色，無變化，不豐富，不優美。但是，反過來說，它是大可驚人的，奇觀的，鑄成英雄模樣的。現代歷史上，沒有相類似於一羣弱小人民到一個大陸上迅速擴展的故事，也沒有相類似於一些零散殖民地長成最強國家的故事。我們的山隘和封建堡壘同樣的壯觀，我們的市鎮集會和宮廷同樣的莊嚴，人民的雲集內地和古代諾曼人（Normans）或阿剌伯薩剌森人（Saracens）同樣的可驚，我們的國家英雄——華盛頓、哲斐孩、林肯——能夠和任何其它民族的

英雄站着相比。對從事爲自由與民主作有力奮鬥的一世代，美國歷史中自由強韌進展和民主不斷增長的故事中，有些令人興奮的事。

這本歷史是爲平常人而不是爲學者寫的。它不想例示原本的研究，也不想下手新見解。它是被設計以應副美國人民對一個簡短敘述歷史的需要。著者想包括進去的許多事，因爲篇幅的缺乏，他們不得不刪節；他們堅決抵抗魔道，以免迷入政治、軍事、和文化史的許多有趣味的小路，重新創造被遺忘的人物，從事迷惑的爭論。著者沒有把美國歷史首先當作政治的或經濟的，或當作一套問題，而是把它當作一個自由社會演進的故事。本書假使有個主題的話，它已包含在書名裏——就是一個才智足以要求自由、並願爲自由努力、爲自由奮鬥的民族的發展。

愛蘭·訥文斯 (Allen Nevins)

亨利·斯提爾·康麥格 (Henry Steele Commager)

目次

原序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一
第二章	殖民地遺產	一八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及獨立運動	三七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五四
第五章	制定憲法	七二
第六章	共和國的地位	八六
第七章	舉國一致的興起	九六
第八章	賈克孫派民主主義的得勢	一〇七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一九
第十章	區域戰爭	一三三
第十一章	兄弟戰爭	一四八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一六一
第十三章	大實業的興起	一七五
第十四章	勞動與外來移民	一九三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二一一
第十六章	農民與他的問題	二二五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二四四
第十八章	興起到世界強國	二六一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二七四
第二十章	從大戰到大戰	二八八

美國史略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北美地勢

一六〇七年四月某日早晨，船主紐博德 (Christopher Newport) 所率領三隻船，遇風損壞，停泊在折沙比克灣口 (Chesapeake Bay) 附近，船員上岸，看見一片芳草，修木清泉，十分悅目。英國在美洲殖民地的歷史，開始在這時候。同船者有諾森伯蘭伯爵 (Earl of Northumberland) 的兒子柏賽 (George Percy)，少年僞儒，又有船主約翰·斯密 (John Smith)。柏賽敘述如何發見華貴的森林，地上鋪滿了花；草莓生得有英倫的四顆大，又比英倫的好；牡蠣極肥，味道又鮮美；小獵獸很多；有壘堆火雞窠和雞蛋；又有一處印第安人市鎮，野人給他們送來穀類麵包和煙草，煙草用帶銅碗的泥管吸食。這些在維基尼亞 (Virginia) 的初次經驗似乎豔傳一時。柏賽的觀察記 (Observations) 描寫新來者對美麗的鳥類、水果、鱧魚和風景的喜悅。但他的敘述雖優美且充滿詩意，而結局却是可怕。因他敘說印第安人如何攻襲殖民者，「四肢着地，像熊一樣，從山坡爬來，口裏啣着弓；」人們如何死於惡疾，如腫病、痢疾、和高熱症；很多只是死於饑饉，「屍體從木頭房子裏被拖出，像狗一樣的埋了」。

在美洲樹立一新國家，不是件遊戲，乃是一件可驚、賤苦、費力、危險的工作。美洲是一未曾開闢的大陸，東部為森林所蔽無路可通者居三分之一；它的山脈、河流、湖泊、平原都是面積廣大；北部一帶冬天嚴冷，南方區域夏天酷熱；野獸充斥，人民兇詐好戰，我們的文化還在石器時代。在許多觀點上看，美洲是個禁

地。美洲只有航海可到，航程如此危險，沈埋到海底去的船和到岸的一般多。雖然失事層出不窮，美洲做有毅力有進取心者的家，倒極合宜。

北美大陸是個三角形的大陸，它的最廣部份——一個富庶、錯綜、水道縱橫的區域——位置在北緯二十六和五十五度平行線之間。這裏氣候適於衛生，溫暖的夏天使農作物能長得好，寒冷的冬天刺戟人們去活動。歐洲人能在此立足，不須費適應環境之力。他們能種他們的主要食物：小麥、黑麥、燕麥、豆類、蘿蔔和蔥。他們在新大陸上找到了兩種極有價值的新食糧——玉蜀黍和馬鈴薯。「印第安穀」（玉蜀黍）如播種於五月，盛長於七月，收成極豐富，可供人畜之用。獵獸遍地皆是，鹿和野牛成千成萬，鴿子遮黑了天空。探查的結果不久揭露了北美蘊藏煤、鐵、銅、石油，比其它任何部都富。它有幾乎無邊的森林。海灣港口給沿東部海岸許多隱蔽。沿岸大體是低地，聖勞仁斯 (St. Lawrence)、康納格爾 (Connecticut)、赫德孫 (Hudson)、德拉瓦 (Delaware)、薩斯克罕那 (Susquehanna)、波陀麥克 (Potomac)、詹姆斯 (James)、皮第 (Pelee)、薩凡那 (Savannah) 諸大河，使人們容易深入內地。一個立足地，不須很大艱難便可獲得和擴展開來。

大陸上某數種自然形勢，注定影響於美洲國家的將來。沿大西洋岸上的許多灣港利於很多小殖民地。不久，有十五處建立了，新蘇格蘭 (Nova Scotia) 與魁北克 (Quebec) 計算在內。它們給美洲初期歷史以多種制度，各種堅持了它自己的特點。當獨立來到，從這些單位中之十三個新造成的國家，不過成爲一個聯邦。沿海平原的背後，聳起一條寬大荒蕪的山脈——阿帕拉契 (Appalachian) 山脈。在殖民者費大氣力於橫渡阿帕拉幾之擴展以前，這山很難越過，使得沿海殖民地成長得相當稠密堅強，根深蒂固。當殖民地向西推進，攀過山嶺，一片中央大平原，密西西必 (Mississippi) 盆地，呈現在他們眼前。這大平原，幾乎包含合衆國面積之一半與其已耕土地的一半以上，地勢平坦，所以交通便利，特別有威斯康新 (Wisconsin)、愛奧華 (Iowa)、意大利諾 (Illinois)、俄亥俄 (Ohio)、昆布蘭 (Cumberland)、田納西 (Tennessee)、阿士薩斯 (Arkansas)、和紅河 (Red) 諸河流交互東西，密西西必密蘇里 (Mississippi-Missouri) 大河貫穿南北，可以航行。殖民很快

很易布滿了這肥沃的盆地。從沿海各地與西歐各國來的人，在平等關係之下融合在這裏。它成了新民主主義與新美洲情感藉以發達的大池。

更西是氣候乾燥的高原，洛磯 (Rocky) 高山正當背後，長久阻礙了殖民的湧潮。遙遠的太平洋岸的金礦和其它礦藏，在這平原從印第安人手裏奪過來之前幾十年，已經招徠了一大羣冒險先鋒。當一大段未經殖民之地帶把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 (Oregon) 隔開合衆國舊部分以前，加利福尼亞已是人口稠密勢力強大的一州。這一帶未經殖民之地，並不長此荒蕪。隨着水牛獵戶，牧人很迅速的遍布平原，鐵路帶來了征服無樹地方所需要的物品：鐵絲網、風車、木材、和農具，人口也漸漸稠密起來。灌溉的田畝，數量也有增加。一八九〇年左右，邊地實際上已絕迹，荒野的西部已不復存在。

美洲殖民活動，初期大致取自東而西的路線，是件不可避免之事實。最便於通入內地的聖勞仁斯及諸大湖水道，從大西洋上溯水源，大略成個東西方向。在北阿帕拉契山之摩和克 (Mohawk) 流域罅口，後來用作意大利 (Erie) 運河基址者，又是東西流的一個例子。殖民地的第三條大動脈俄亥俄流域也大略隨東西路線。很明顯的，這從大西洋到洛磯山的移民，有追隨緯度平行線的傾向。據有路易西安那 (Louisiana) 的法國主權與墨西哥在加州及西南的主權，於操英語的美人推進到時，勢將消蝕，也是無可避免之事。甚至在殖民地時代，有遠見的觀察家已經指出：掌握俄亥俄流域者將來必定掌握密西西比。同等正確的是，掌握密西西比者最後必定掌握它以西的全境。具有絕大的人數與勢力，美洲人儘量利用了他們的地理優勢。

白種殖民所做幸的是北美印第安人人口太少，文化太落伍，夠不上爲殖民事業的障礙。土人攪擾了並且有時耽擱了殖民事業，但終究沒有阻止了它。歐洲人初到時，密西西比以東的印第安人大約不過二十萬；墨西哥以北，全大陸上，不過五十萬。武裝僅有弓、箭、戰斧、戰棒，除却埋伏，不懂別的戰術，他們所以常非武裝完備防範週密之白人的敵手。因此，土人在克服自然的能力上，無所表現；他們的生活，以漁獵爲主，所以資源不安全。在墨西哥以北之五十九族，其中數百部落，大多數弱小，不能召集堅強的戰隊。最強大的印第安組

織是意羅魁意 (Iroquois) 族的五 (後來六) 國，它的根據地是西紐約，它有一個大會議，它又抱侵略政策，爲鄰近的阿爾貢金 (Algonquian) 諸部落所畏懼。在東南，有克里克人 (Creeks) 所組織強大的馬斯可金 (Muskogean) 族同盟。遠在西北高原上，蘇克斯人 (Sioux) 建立了比較鬆弛的組織。

在殖民地時代，殖民與印第安人的鬭爭，經過有幾個明顯的階段。殖民地樹立之初，各地大多數與隣近小部落發生嚴重的地方爭執。一六三七年新英格蘭的白可特戰事 (Pequot War)，時間短，情況劇烈，居住康納第格流域的白可特族，終於完全滅亡，是個好例證；維基尼亞殖民與包哈坦 (Powhatan) 部落的戰事，開始於一六二二，結果又是印第安人慘敗，也是一個例證。但當白種人進而略地時，土人便結合部族同盟，從事抵抗。例如新英格蘭土人會長菲力 (King Philip)，集合當地幾個部落，血戰兩年才被打敗；北卡羅來納 (N. Carolina) 殖民在塔斯卡羅拉 (Tuscarora) 戰事中，南卡羅來納 (S. Carolina) 殖民在牙馬西 (Yamasee) 戰事中，都遇到類似的結合。這些鬭爭，劇烈廣泛，使白種人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末後形成印第安人和歐洲人聯盟的戰局。有些北方部落和法國人相結合；有些南方部落受西班牙人的接濟與鼓勵。英語殖民幸虧得到強大的意羅魁意同盟以友誼態度相對待，並且得到他們的實際幫助以反抗法國人。敵對的印第安人，在這戰事的第三階段中，同前兩階段一樣，終於慘敗。

初期殖民

初期的英國殖民，成羣結隊前來新大陸。紐博德所率領的幾隻船，於一六〇七年五月十三號駛入漢布頓碇泊所 (Hampton Roads)，只載有男人。他們建立詹姆斯城 (Jamestown)，有礮台一座，禮拜堂一所，倉房一所，小草房子一排。斯密船長在困難中表現出膽量、機智、精力；第二年，他做了殖民地總統和實際獨裁者。農業漸漸發達起來；羅爾夫 (John Rolfe) 於一六一二年開始栽種煙草，當煙葉在倫敦市場上賣高價時，人人都從事栽種，甚至市場上也種起它來；豬和牛也有增加。

成長可是緩慢。一六一九年左右，維基尼亞人口不過二千。那年有三件事值得稱道。一是：有一隻船從英倫載到少女九十位，婚配給繳納煙葉一百二十磅作運輸品的殖民。這批運品備受歡迎，不久又有同類的送到。同等重要者是代表政府在美洲的創始。七月三十號，大陸上的首次立法議會開會於詹姆斯城禮拜堂，出席的有十個殖民地，各有長官一人，參事官六人，市民二人。幾年前，羅爾娶了樸卡亨大斯 (Pocahontas)，因此和印第安人在這禮拜堂中訂立暫時的和平。等三件大事是：那年八月間有一隻荷蘭船來到，載有黑奴，售賣二十名給殖民民。

當維基尼亞在這樣盛長中，一羣遷居荷蘭的英國凱爾文派教徒 (Calvinists)，正謀前來新大陸。這派教徒，原住諾丁漢郡 (Nottinghamshire) 的斯克魯貝 (Scrooby) 村，因為抗議國王的最髙教權，并想建立一個自己的教會，致被虐待放逐。從各方面看，這派是個可注意的團體。他們有三位才能傑出的領袖：教師魯賓孫 (John Robinson)，學問淵博，胸襟寬廣，心地和藹，出身劍橋；布留斯脫 (William Brewster)，一位聰明的長者，也出身劍橋；布瑞德福 (William Bradford)，機警、有威、富於理想。這派羣衆有忠實、勤勞、嚴肅、勇敢、和堅忍諸種美德。他們曾在英國忍耐過世俗的嫉視，曾在荷蘭感受過寂寞和痛苦。現在，獲得移殖美洲的特許，一隻船名叫「五月花」 (Mayflower)，和一批糧食，他們準備投身荒野。一百零二位教徒，從普里穆斯 (Plymouth) 啓航，於一六二〇年舊陽曆十二月十一日在馬薩邱塞 (Massachusetts) 海岸登陸。那天，半數以上死於嚴冷和惡病。第二年夏天豐收，秋天有一隻船載到新殖民。他們的決心從不動搖。當那拉干塞 (Narraganset) 酋長卡農尼古斯 (Canonicus) 送與他們一張蛇皮裹着一束箭表示挑戰，布瑞德福把槍彈塞在蛇皮裏，帶了應戰的答覆還他。

其它英國殖民地陸續成立得很快。好像幼蜂孵化成熟，闐闐出了母窠。一六二九年五月某日，倫敦碼頭上起了一片喧嚷喝采之聲，五隻船載有殖民四百人，牲口近二百頭，爲一次中橫渡大西洋的空前最大團體，向馬薩邱塞灣駛去。六月底前，到達撒冷 (Salem)，那年秋天，恩狄科特 (John Endecott) 和一小羣同伴在那

裏樹立了一個市鎮。這些人是清教徒——英格蘭教會分子，起初想改或肅清它的主義，後來退出該會——並且開始了一個清教的大遷移。一六三〇年春天，溫斯洛普 (John Winthrop) 率領了十一隻船到達撒冷，帶來殖民九百人，足夠建立九個新市鎮，包括波士頓在內。馬薩邱塞灣殖民地發展極快，不久便向西南南方散布出分支。熱烈主張政教分立和其它激烈見解的撒冷宣教師威廉斯 (Roger Williams) 被放逐到羅德島 (Rhode Is.) 的荒野上。一六三六年，他建立了普洛斐登斯 (Providence)，作爲一個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地方。那年，有決心的呼克爾 (Thomas Hooker) 牧師率領他的會衆的大部分，從劍橋向西遷移，初次向康納第格 (Connecticut) 的移民就此開始。當胸襟自由的第二世巴爾的摩勳爵 (Cecilus Calvert, Second Lord Baltimore) 領導首次殖民於馬里蘭 (Maryland)，另一個著名的殖民地實現於一六三四年。初到那裏的貴族大多數是英國天主教徒，像建立者一樣，大多數平民却是新教徒。信仰自由因此成爲要素，馬里蘭並且成爲宗教自由的家鄉，招徠了不同信仰的人民。維基尼亞殖民早已冒險進入現在的北卡羅來納，約在一六五〇年，一部分人佔據阿爾伯麥爾海峽 (Albemarle Sound) 的陸地。

有一個富庶的殖民地的地址，是從征服得來。荷蘭人派遣英國航海家赫德遜 (Henry Hudson) 探查那條由探險者得名的河，這工作實行於一六〇九年，荷蘭皮貨商人追跡而來，一六二四年，一個小殖民地興起於曼哈坦島 (Manhattan Is.)。新荷蘭省 (New Netherland) 雖然成長，可是緩慢，也未能發展自治制度。這時英國人從未放棄整個海岸的要求，康納第格殖民地急於吞併其多事的隣人。在英屬美洲的正中心，豈容他人鼾睡？查理第二世把這塊地賜與他的兄弟約克公爵，公爵決定用武。一六六四年夏天，軍艦三隻開到新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兵臨城下，康納第格部隊前來助戰，馬薩邱塞和長島 (Long Is.) 也應許出兵。大多數荷蘭殖民民，苦於苛政，對易主這事不置可否。老斯泰未散特 (Peter Stuyvesant) 雖然聲言寧死不屈，但已無能爲力。英國旗子飄上這城，改名紐約 (新約克)。除却後來英荷戰爭 (一六七二——一七四) 一短時期外，從此爲英國所據有。實在，從肯內北克 (Kennebec) 到佛羅里達 (Florida)，都飄揚了英國旗。

但有一個最可注意的殖民地，到十七世紀之末，還沒有固定輪廓。一些英國、荷蘭、和瑞典殖民民找着他們的路，進了後來爲彭西凡尼亞 (pennsylvania) 和德拉瓦 (Delaware) 的地帶。一六八一年，慈善且有眼光的威廉·彭 (William Penn) 掌握這區域，備準依照教友派的宗旨建立一個模範共和國。這派信徒便是後來服爾德 (Voltaire) 所稱爲人類中最真實的基督教徒。彭氏本着他的仁慈風度，以友好的購買條約使印第安土地寧靜下來。他以自由的條件招徠殖民，允許他們可以有土地，成立美滿家庭，和他們的隣人以公正平等相處。基督教徒不因宗教派別的關係而遭到虐待。內政決於法治，人民得與聞法律。他指揮費勒德爾菲亞 (Philadelphia) 的建立，取「友愛之城」的意義，每所房子都有花園圍繞着，成爲一座綠色并且適合衛生城鎮。一六八二年，他親自從遠道帶來一百位殖民。彭西凡尼亞驚人的繁榮了，吸引來不少英國和大陸上的殖民，但保存着教友派的外形。

大約說來，移民英國和它國人出洋建立新國家，主要的媒介有兩件。樹立維基尼亞和馬薩邱塞者，是以牟利爲目的而組織的貿易公司。由住居倫敦的股東所創辦，因而得名的倫敦公司，於一六〇六年取得特許，准其在北緯三十四到四十一度之間樹立一個殖民地。股東住居普里穆斯和布里斯托 (Bristol) 等處的普里穆斯公司，在同年得到在三十八至四十五度之間樹立殖民地的特許。這些公司有權分配土地、開礦、鑄錢、和組織其殖民地防務。頒給特許勅書的國王，操有殖民地政府的最終裁判管轄權。一六二四年，倫敦公司經過重大虧空，廢除特許，英王把維基尼亞收爲王家殖民地。普里穆斯公司創辦多處小殖民地和捕漁站，可是沒有獲到贏利，改組之後，於一六三五年請求撤銷特許，叫他自己爲「沒了氣的死屍」。

倫敦普里穆斯兩公司倘使不獲贏利，都已在殖民事業上有了見效的工作。倫敦公司在實際意義上是維基尼亞的父母；普里穆斯公司和它的承繼者新英格蘭公會在緬因 (Maine)、新漢普什爾 (New Hampshire)、和馬薩邱塞先後建立城鎮多處。又一個團體，馬薩邱塞灣公司，另有一種特別性質和一個特別前途。這公司當初是個股東的團體，大多數股東是具有商業和愛國動機的清教徒。他們深信較好的管理能夠獲利，不因以前諸公司

分息的失敗而挫折勇氣。一六二九年年初，查理第一世頒給一道特許勅書。意外的發展跟着而起。當英王和大主教勞德 (Laud) 做英格蘭教會的主人，許多清教領袖都自願移殖海外。他們有財產，有社會地位，有獨立的精神。他們不甘到馬薩邱塞單做倫敦一家公司的家臣；他們所希望的是獲到自由來建立他們志願的一種教會政府。因此，公司中主要的清教徒只有購買全部股票，拿特許勅書，帶它航海來美洲。一家商業公司便這樣轉變成一個自治殖民地——馬薩邱塞灣殖民地。

殖民事業的另一個主要媒介是財產執照。產業所有者是英國縉紳或貴族中人，用錢向國王買到在美洲的土地，好像在他本國受頒賜一樣。英國法律的舊規矩，一切土地，除却這樣所有者外，全屬於國王，美洲也適用這規矩。巴爾的摩伯爵領受馬里蘭；威廉·彭，一位海軍上將也是國王的債主的兒子，領受彭西凡尼亞；查理第二世手下的一羣寵臣領受兩卡羅來納。這些業主都得到籌畫一個政府的大權。有斯圖亞特朝 (Stuarts) 專制觀念的巴爾的摩伯爵，不願意把立法權力給他的殖民，但終究對公選的議會讓步。彭氏較為聰明。一六八二年，他召集一個議會，全體議員都出於殖民選舉；他又允許他們制定一個憲法或「大憲章」。這憲法把許多種統治權賦與人民代表——彭氏接受這計劃。

美洲生活一經人們證明它有繁榮的希望，一個自然而然的移民事業從歐洲開始。它受到種種鼓勵，竭其全力而來。最初兩個大潮到馬薩邱塞和維基尼亞。自一六二八至一六四〇年，在英倫的清教徒，處於抑鬱危懼水深火熱的環境。王室從事恢復教會的舊日狀態，并且決計把它放在國王和大主教們指揮之下。政治和宗教的騷動使全國陷於不安。英王解散國會，獨斷國事十年之久。他又拘禁為首反對者。當王黨企圖傾覆英國自由，許多清教徒深信脫離島國、在美洲建立一個新國家是上策。在一六二八至四〇年間的大移民中，英國人離開家鄉的約有兩萬人。載着殖民、牲口、和家具渡洋的船班，不下兩百趟。波士頓成為世界上重要海港之一，喧鬧活躍的區域。哈佛學院創立了。殖民中間有佛蘭克林、亞當斯 (Adamses)、愛默生 (Emerson)、何桑 (Hawthorne)、和林肯諸人的祖先。這運動的一個特徵是：清教徒的移民不是以個人或家庭、而是以整個社會而

來。有幾個英國城鎮人口空了一半。新殖民地不僅擁有商人、農人，而且有醫師、律師、學校教師、事務人員、技工、和宣教師。新英格蘭宛然成爲舊英倫的縮影，有着將來成長的極好的種子。

當一六四二年英國內戰興起，清教徒的出國因之減少；但所謂豪俠的出國不久便開始。在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被斬時，出國人數很多，直到一六六〇年復辟時，陸續不停。清教徒的移民把新英格蘭人口提高到三萬以上；豪俠的移民是維基尼亞人口增加的要素，一六七〇年左右，那裏人口幾乎到四萬。人口的流入帶來大量財富，新來者當中，豪俠雖然居其少數，但許多是資產階級中人。有了資本，他們購買并且耕種大地產。維基尼亞先前是個貧民居多的殖民地，這時却充滿小康之家。這次移民帶來美國歷史上的幾家大姓。華盛頓的曾祖約翰華盛頓，一六五七年來到維基尼亞。馬沙爾 (Marshalls) 的家庭傳說說他們的來美始祖是英國戰爭時期中的一位王軍隊長，王黨失敗後，才來到維基尼亞。在人口流入後，我們在維基尼亞歷史上遇見這些大族，像哈禮孫 (Harrisons)、凱立 (Carys)、麥孫 (Masons)、卡德 (Carters)、和台勒 (Tylers)。

但馬薩邱塞、維基尼亞兩處的殖民，在社會地位上，彼此分不出什麼高下。使這兩地成爲偉大的人民，來自同樣的中等階層。華盛頓氏在英國，只是鄉紳，在諾坦普頓郡 (Northamptonshire) 有一塊小小地產叫做蘇爾葛萊扶 (Sulgrave)。同族中有一位曾做過諾坦普頓市長。約翰·馬沙爾 (John Marshall) 的曾祖是個木匠。維基尼亞的藍多爾夫 (Randolph) 淵源於窩威克郡 (Warwickshire) 一個無足輕重的鄉紳家庭。這些豪俠的出身，沒有能比上清教徒溫斯洛普的。他出身於一個富裕人家，薩福克 (Suffolk) 的格羅頓 (Groton) 田主。論家世的華貴，沒有能比上薩爾頓斯太爵士 (Sir Richard Saltonstall) 或布留斯脫，前著的後人很多是新英格蘭的顯貴，後者曾做過次長並在法庭上有過很大影響。一六六〇年以前，馬薩邱塞和維基尼亞的殖民大多數是身分平凡的鄉農、技工、店主、和書記；在美洲各地許多是傭工，靠着定期的勞力爲生。他們的真正資產是他們的忠實、自信心、與精力。

自治的興起

殖民所到的地方，在理論上，他們隨帶着自由英人的權利，承繼有英國人爲自由而奮鬥的傳統。在維基尼亞的第一次特許勅書裏，特別確定這點。它宣稱殖民應有一切自由、公民權、與免役，如同生長在英格蘭領土內一樣。他們應受大憲章與一般法律的保護。這是極可注意的基本原則。但殖民爲使這原則有效起見，須時常警醒并且不時鬥爭奮鬥。幾乎從他們的歷史開始，他們便着手建立其本身的憲政機構，爲了一個較強的代表制度、財政管制、和較完備的個人自由保障而奮鬥。

誕生於一六一九年的維基尼亞立法議會立即開始制定多種法律。當英王廢止維基尼亞公司的特許勅書，市民議會繼續表現不退的氣勢。幾年之內，議會在它本身權利的立場上，奠定某數種基本法規。它宣告長官不經立法當局同意不能徵收任何賦稅，稅款的用途須受立法議會指揮，及市民議員不受逮捕。不久之後，議院宣告立法議決案不得違反，又採取陪審制度以保護審判。維基尼亞議會是個有力團體，和在英倫的共和政治相終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它不幸變成柔弱。但它對王家長官的卑屈不久便引起劇烈的反響。

在馬薩邱塞灣，不久也發展有一個代表制度。特許勅書的範圍，似乎給溫斯洛普與其十二位助手以治理全部殖民之權。一六三〇年秋天，一大羣殖民向這統治羣請願把他們作爲合作組織的自由民。統治者決定第二年批准這請求；但「這平民團體須以保有良善誠實之人爲目的」，所以「除幾個教會的分子在同樣限制下，任何人不得享受這團體政治的自由」。一個神權政治，或教會政體，就這樣成立了。同時十二位助手決議他們的任期，非有自由民的特別投票，將年年保持着。他們實際上握有一切司法立法權，這種任期之穩固造成一個小小的寡頭政治。長官、助手、宣教師，把殖民地捏在他們手心裏。

可是微幸的是叛亂並未長此停頓。一六三二年，當窩特鎮（Wentworth），被派繳一種防禦稅，沒有代表名額的市民，怨憤不平，恐怕把自己和子孫帶上束縛，因此拒絕繳付。爲平息怨聲起見，當局決定長官和助手